

496794

41.221
D 2

尔雅毛传异同考



尔雅毛传异同考

丁 忱 著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尔雅毛传异同考

丁 忱 著

*

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

(武昌 珞珈山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通城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mm 1/32 3.625印张 76千字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200

ISBN 7—307—00190—X/H·7

定价:0.93元

自序

本人于不惑之年，命笔争锋，自一九七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，於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汉语史硕士、博士学位。其间所撰若干论文，蒙北师大陆宗达先生题笺，署为《诗经训诂研究》。嗣因本人悔其少作之意，仅抽出博士论文《尔雅、毛传异同考》送审付梓。

博士论文系本师黄焯先生欲撰而未暇及之题。文中详论《雅》、《传》之原理、义例，明其释《诗》之异同、优长；旨在总结前人研究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之成果，以光扬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。论文曾得益训诂学界许多前辈赐正。对于学校、导师的培养、教导及各位专家的指教，本人铭刻于心，未敢一日有忘！

后学水浅，涉之未深，书中错讹难免，尚祈教正。

丁 忱

八六年五月十五日

于 珞珈山

子說博士論文審定評語

不肖晚近命學三年余以前稿及无待付校人
蓋輔以子史及文學諸籍生年未暇往例
及仿例編傳參校於其異同一校或詳盡
於胸中標為不強无待其同說一篇觀其所
論微澄臨備頗有獨見既其時人幾未
之說亦非特守陳言者可以此今始以此文與
國內方南之士共鑒之并謹識於後

其首
一九八四年五月黃輝



引 言

《尔雅》以释“六艺”成言，然多为释《诗》而作，为我国最早之训诂专著；《毛传》专为《诗经》诂训，并为一切经学之根本。二者在释《诗》方面，由于作非一人，亦非同一师承，且成书时代有先有后，故解释《诗经》有同有异。

《尔雅》既释“六艺”成言，故其性质有别于专释《诗经》之《毛传》。章太炎先生《明解故·上》有云：“先民言故，兼故事与故训二者。……诸故事，亦通言传。”庞石帚《国故论衡疏证》云：“故传之名，亦得相通。征事者亦谓之故，《泰誓故》之属是也；疏文者亦谓之传，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诗故训传》之属是也。”《尔雅》则无所谓“故事”，此则不言而喻。其体例亦随之而异：《尔雅》具有辞书性质，所释多为词之本义、引申义或假借义乃至兴喻之义，《毛传》则兼顾经义，此亦为易明之理。凡此之类，本文皆不一一比较，而于《尔雅概说》、《毛传概说》中随文揭示。本文旨在具体探讨《尔雅》、《毛传》在诂训方面释《诗》之异同，究其异同之义例，明其释《诗》之得失，以期总结前人研究《诗经》之成果。

本文分《文献述评》、《雅、传异同》、《雅、传原理》、《结语》、《主要参阅书目》五个部分，另附有关资料于后。

目 录

自 序	(1)
导师评语	(2)
引 言	(3)
(一) 文献述评	(1)
《尔雅》概说	(1)
《毛传》概说	(16)
(二) 《雅》、《传》异同	(33)
(三) 《雅》、《传》原理	(55)
(四) 结 语	(61)
附录一 主要参阅书目	(66)
附录二 《尔雅·释训笔记》	(68)

(一) 文献述评

《尔雅》概说

1. 含 义

尔雅，初不为书名。《大戴礼记·小辨》篇言：“哀公曾问孔子：‘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，其可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尔雅以观于古，足以辩言矣。’”卢辩注云：“尔，近也。谓依于雅颂。”由此知卢氏不以“尔雅”为书名。王念孙《广雅疏证·上广雅表》对卢氏之注所加按语曰：“按：彼文云‘循弦以观于乐，尔雅以观于古’，谓循乎弦、尔乎雅也。卢说为长。”是王念孙亦不以“尔雅”初为书名。

循弦、尔雅，均为动宾结构，对举为文，卢、王之说言之成理。尔雅，即谓“近正”；近于正之古词、古义，后来汇集成篇，即为《尔雅》一书。

雅之为言正。子所“雅言”，即“正言”也。《汉书》张晏注：“尔，近也。雅，义也。义，正也。”荀子《荣辱篇》言：“越人安越，楚人安楚，君子安雅。”《儒效篇》则言：“居楚而楚，居越而越，居夏而夏。”雅、夏错见，雅即夏之借字。雅之训正，义属后起，实为夏之借字。诸夏之言即为正言，故尔雅犹言尔夏，即“近夏”。

由此，可知《尔雅》一书，既为诸夏之公言（共同语），又为经典之常语。一切诂训，当以此为正宗。

《尔雅》名见于载籍，始于《大戴礼记·小辨》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始录其目。刘台拱《论语骈枝》云：“五方之俗，不能强同，或意同而言异，或意同而声异。综合谣俗，释以雅言，比物连类，使相附近，故曰《尔雅》。”《尔雅》即为“齐一殊语，归于统绪”之作。

2. 内 容

《尔雅》为“十三经”之一，古列入《孝经》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六艺、孝经家，尔雅三卷，二十篇。”

《尔雅》何以列于《孝经》家？黄侃先生《论尔雅名义》云：“凡《六艺》，皆掌在王官，四术所以教士，必以雅为主。然则《尔雅》之附《孝经》，义见于此矣。”

《尔雅》三卷十九篇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言“三卷二十篇”，因“序篇”失传，故为十九。卷一为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亲，卷二为释宫、释器、释乐、释天、释地、释丘、释山、释水，卷三为释草、释木、释虫、释鱼、释鸟、释兽、释畜。

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引《尔雅·序篇》云：“释诂释言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；释训，言形貌也。”孔疏云：“诂者，古也；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。训者，道也，道物之貌以告人也。释言则释诂之别，释亲以下皆指体而释其别。”

《尔雅》郝疏云：“言与诂异。诂之为言古也，博举古人之语，而以今语释之也。言之为言衍也，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也。言即字也，释言即解字也，古以一字为一言。”

《尔雅·序篇》与《诗经》孔疏不别诂与言，《尔雅》

郝疏则谓诂与言异。按：《广雅》云“诂，言也。”实则诂与言通言不殊，对言则异耳。

《尔雅·郝疏》黄侃先生批语云（以下简称黄先生批语）：“《释诂》顺衍而下，如云古所谓初，今所谓始也。《释言》逆溯而上，如云今所谓中，古所谓殷也。又，《释诂》字太氏本义，《释言》字太氏非本义而引申。”此说甚确。洪诚先生谓《释诂》以释古语，《释言》以释常用字，意亦同。

《释诂》包括一百八十九事，《释言》三百零八事。

训，谓“道形貌”。故《释训》一篇多形容写貌之词。此篇训释一百二十八事。

魏·张揖《杂志》云：“训者，谓字有意义也。”即谓“训”兼“意”与“义”二义。“明明、斤斤，察也”之类为释义，“子子、孙孙，引无极也”之类为释意——“意”谓喻义。“意”与“义”合而为“训”。训者顺也，顺其本义、喻义而释之，故名为《释训》。

清·洪颐煊曰：“《释训》一篇专为释《诗》而作，其间有不在今《诗》者，盖三家传本有异同也。”此说未谛。黄先生批语云：“诸诸、僮僮、藹藹、庸庸、绰绰、懋懋、洄洄，以及雩、暨、鬼（《诗》有鬼方，与此义不合）诸条，皆诗义所必无者，洪说亦未可固执也。”除黄侃先生所举之例而外，余如“存存、沌沌、蓼蓼”诸语，亦无见于《诗》者。《释训》未可言“专为释《诗》而作”，乃多为释《诗》而已。

《释亲》以下十六篇，皆释名物。

《释亲》包括九十三事，释宗族、母党、妻党、婚姻之亲，定其名分。

《释宫》释宫室、户牖、堂榭、道路之名，明其古制。此篇兼括“道路”以释，乃连类而及，然亦可见《尔雅》祇初具规模耳。此类情况，以下诸篇亦或有之。此篇释八十八事。

《释器》释筮豆、鼎鼐、罔罟、衣服、车舆、弓矢之名，详别器用。全篇凡一百三十四事。

《释乐》释五音、琴瑟、钟磬、笙篪之名，祇标举乐器之名，未言其义。计释三十六事。

《释天》释四时、灾祥、岁阳、岁名、月阳、月名、风雨、星名、祭名、讲武、旌旗，共十二类，一百四十二事。此篇后附讲武、旌旗二类；讲武因祭名连类而及，旌旗又因讲武连类而及。

《释地》释九州、十薮、八陵、九府、五方、郊野、四极之地，兼及五方异气、九府特产，以示地之广博。此篇七类，六十七事。

《释丘》释自然形成之高地名，并释其得名之由。包括丘与厓岸两类，四十九事。

《释山》释诸山之名及其形体。共五十事。

《释水》释泉源川流，包括水泉、水中、河曲、九河四类，六十四事。

《释草》释百卉之名。草本植物之形状、异称均加详述。共释二百四十三事。

《释木》释木本植物之名。训释方式同于《释草》。凡一百一十六事。

《释虫》释虫名，八十四事。

《释鱼》释鱼之种类、大小异称、俯仰殊态。凡爬行动物并列其中。计七十七事。

《释鸟》释鸟类之名，有翼能飞者皆入此篇，故包括蝙蝠、鼯鼠。计一百二十六事。

《释兽》释兽类之名，言其牝牡、角毛、赋性。分为寓属、鼠属、鼯属、须属四类，一百一十二事。

《释畜》释家畜之名，包括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，别于山泽之兽。计九十九事。

《尔雅》三卷十九篇，一万零八百一十九字（《校勘记》所述。戴震云《尔雅》一万零七百九十一字，小有出入）。各篇主旨，略如上述。本师黄焯先生有云：“《尔雅》专以释经，故分为三篇（按：先生言篇即卷）。上篇释诂、言、训、亲，易解；中篇释宫、器、乐、天、地、丘、山、水，较难；下篇释草、木、虫、鱼、鸟、兽、畜，最难。郭璞《尔雅》注，其要义在释草以下诸篇。”（见《训诂丛说》）

3. 功 用

《尔雅》为训诂之正义。清·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云：“盖时有古今，犹地有东西、有南北，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。地远则有翻译，时远则有训诂；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，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，所谓通之也。训诂之功大矣哉。”戴东原《尔雅注疏笺补序》举例云：“《尔雅》，六经之通释也。……曩阅庄周书‘已而为之者，已而不知其然’，语意不可识。偶检《释故》‘已，此也’，始豁然通乎其词。至若言近而异趣，往往虽读应《尔雅》而莫之或知。如《周南》‘不可休思’，《释言》‘庥，庙也’，即其义。”

《尔雅》之功用，早有定评，前修多有赞誉之说。王充

云：“《尔雅》之书，五经之训诂。”（《论衡·是应篇》）郑玄云：“《尔雅》，……所以释六艺之旨。”（《驳五经异义》）张揖云：“《尔雅》之为书也，文约而义固，其陈道也，精研而无误。真七经之检度，学问之阶路，儒林之楷素也。”（《上广雅表》）郭璞云：“《尔雅》者，所以通训诂之指归，叙诗人之兴咏，总绝代之离辞，辨同实而殊号者也。”（《尔雅·序》）刘勰云：“《尔雅》者，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襟带。”（《文心雕龙》）陆德明云：“《尔雅》‘所以训释五经，辨章异同。实九经之通路，百氏之指南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博览而不惑者也。”（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）

《尔雅》功用显著，勿须再言。《尔雅》专释六艺成言，时人或谓泛论训诂之作，诚如黄侃先生所言，“不亦浅窥《尔雅》乎”？虽然，当代学者以《尔雅》为训诂专著，言“专著”而非“泛论”，此言良是。

4. 作者

关于《尔雅》之作者，历来说法不一，今仍未可断言。欲究其作者，值无明文可考之际，必先究其成书年代。此二者紧密相关。

六 《尔雅》作者与成书年代，经黄侃先生归纳众论，不外如下三说：魏·张揖主张首篇为周公所作。其《上广雅表》云：“臣闻昔在周公，绩述唐虞，宗翼文武，剋定四海，勤相成王，践阼理政，……六年制礼以导天下。著《尔雅》一篇，以释其义。今俗所传三篇，或言仲尼所增，或言子夏所益，或言叔孙通所补，或言沛郡梁文所考，皆解家所说，先师口传，疑莫能明也。”

第二说以汉·郑玄为代表。其《驳五经异议》云：“兹之闻也，《尔雅》者，孔子门人所作，以释《六艺》之旨。盖不误也。”

第三说，认为《尔雅》为秦汉之际学者递相补缀而成。欧阳修《诗本义》云：“《尔雅》非圣人之书，不能无失。考其文理，方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。”朱熹《朱子语录》云：“《尔雅》是取传注以作，后人却以《尔雅》证传注。”据此为说，《尔雅》成书乃在秦汉之际。

以上三说，本人以郑玄之说近于事实，当可据信。

《尔雅》非周公所作，其理如次：

《尔雅·释训》“张仲孝友”一条，释曰：“善父母为孝，善兄弟为友。”郭注曰：张仲，“周宣王时贤臣。”周公若作《尔雅》，安知后世之贤臣张仲？故知《尔雅》非周公所为也。《西京杂记》云：“《尔雅》之出远矣，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。‘张仲孝友’之类，后人所作耳。”此说不足为信。“张仲孝友”为《释训》所释，而《释训》多为释《诗》；或诂词义，或训重言义，或释全句。“张仲孝友”乃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之句，《释训》理所当释；又，“孝”、“友”之义，素为古人崇尚，《释训》情在必释。故“张仲孝友”不烦后人增补，盖无可疑也。《西京杂记》虽属伪书，本不足信，然其说却有代表性，今人亦有言之者，故略论如上。既“张仲孝友”为《尔雅》旧文，《尔雅》非出周公之手，则明矣。又，《桧风·隍有萋楚》首章言“乐子之无知”，次章言“乐子之无家”，卒章言“乐子之无室”。《释诂》：“知，匹也。”《序》云“国人疾桧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”。全诗盖通三章为言，“以喻襄楚少而壮佼，乃不知有男女室家之事。乐其如是，正所以疾

桧君之淫恣而弗能如是也。”（黄焯《诗说》）《释诂》训“知”为“匹”，正由下二章言“家”、言“室”之故。然《桧风》为变风，诗在周公之后，《释诂》此条又释此诗，故亦可知《尔雅》非为周公所作也。

《尔雅》亦不可能为秦汉间学者所作。

其一，据前修及今人研究成果观之，《尔雅》前八篇（释诂、释言、释训、释亲、释宫、释器、释乐、释天）无汉初人增补之迹象，固非汉初人之作也。

其二、以内容、结构观之，《释言》全释单字，其中有古语，亦有常行之语；《释训》则释形容写貌之词，包括双音词与重言词。然而，《释诂》虽释古语为主，然重言词却又杂厕之；其内容，某些或与《释言》相同，或与《释训》相同。由此可知二事：一，《释诂》篇先于《释言》、《释训》；《释言》增释其常行之字，《释训》分释其形容写貌之词。二，三篇内容有所交错，足明其为初具规模之书，此类情况，殆非出自汉儒之手也。

其三，即以文理而论，《尔雅》解释之语不言“然”字，此亦足见为秦汉前之语言现象。

由是以观，结论可出，曰：《尔雅》成书于秦汉以前（洪诚先生谓产生于公元前三百五十年至四百五十年之间，即战国孟子以前），极可能为孔子门人所作，后儒有所增补，至汉武帝时昌行于世。现述根据如下：

（一）郑玄为汉代经学大师，兼通今古文，以古文经说为主。其言《尔雅》乃孔子门人所作，此论可信。一则其说当有师传，二则其学广博，三则其人去古未远，所言当可依信。故可知《尔雅》于秦汉前即问世矣。

（二）黄侃先生云“《尔雅》之名，起于中古，而成书

则自孔徒。故毛公释《诗》，依傍诂训；《小雅》之作，比拟旧文。使出于后来，何足以为《六艺》之喉衿哉？”此说亦足定论。

(三) 杨雄《方言》自序云：“典莫大于《尔雅》，作《方言》。”是《方言》据《尔雅》而作。杜预注《左传》“授师子焉”曰：“杨雄《方言》：‘子者，戟也。’”孔颖达疏云：“杨雄以《尔雅》释古今之语，作书拟之，采异方之语谓之《方言》。”杨雄乃西汉成都人氏，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（公元前五十三年），七十一岁而终。《尔雅》前于《方言》，复何疑乎？《尔雅》必刊行久之，方有《方言》之仿作，理固其然也。

(四) 《小尔雅》早由西汉刘向、刘歆父子编入《录略》，其后由班固列入《汉书·艺文志》孝经家。宋代《中兴书目》始载《小尔雅》一卷，传为孔子九世孙孔鲋所作，即《孔丛子》之末章第十一篇。

据历代学者考证，谓《孔丛子》系王肃托名孔鲋之伪作，然书中之《小尔雅》则为古小学遗书，非伪。清·胡承珙《小尔雅义证·自序》云：“《小尔雅》者，《尔雅》之羽翼，六艺之绪余也。……唐以后人取为《孔丛子》第十一篇，世遂以《孔丛》之伪而并伪之。而郦氏之注《水经》，李氏之注《文选》，陆氏之《音义》，孔、贾之《义疏》，小司马之注《史》，释玄应之译《经》，其所征引，核之今本，粲然具存。此可见《孔丛》本多刺取古籍，而所取之《小尔雅》犹系完书，未必多所窜乱也。”胡氏又以《说文》所引《尔雅》之“𪔐”明在《小尔雅》为证，以明《小尔雅》之非伪。

《小尔雅》之成书年代及其作者，情同《尔雅》，亦是

众说纷纭；然《小尔雅》非伪作则系公论。

《小尔雅》之作者，据宋世《中兴书目》载，乃孔鲋所撰，历代学者亦多同此说。孔鲋为战国末期、秦初时人氏，曾为陈胜博士，胜败俱死。如此，则《小尔雅》为战国末期之书。又，就其内容而言，《小尔雅》主要之内容乃经传百家之语。《尔雅》所无者，《小尔雅》增之；《尔雅》疏简者，《小尔雅》详之。如此，《小尔雅》亦可推知为秦世以前之书，至迟当在秦世问世。由名称而知，《尔雅》前于《小尔雅》；《小尔雅》之在秦前，《尔雅》则更在秦前矣。至若《小尔雅》有秦世以后乃至魏晋时代学者释经诸条目，此类情况并不多见，盖为后人所增补者也。

(五) 毛公依《尔雅》训而为《诗》立传，历代学者多有此论。毛亨生当六国（详后），则《尔雅》亦当在毛公之前。又，《毛传》较之《尔雅》，既诂字义，又释喻义，更为详备精审，故《尔雅》必在《毛传》之前，无庸疑也。仅以一例明之。《诗经·周颂·执兢》“降福穰穰”传：“穰穰，众也。”《释训》：“穰穰，福也。”《尔雅》训“穰穰”为“福”，《毛传》训为“众”，即“多福”之意。《诗》中连言之字，《尔雅》释言、释训即以为释，故以福释穰穰。毛公则兼顾词言之情，故训穰穰为“多福”。凡训诂之事多由浑而析，此亦可见《毛传》后于《尔雅》也。且《尔雅》全书不见“声”、“貌”、“然”以作描写之语，《毛传》用之，即此一端，亦可定二书之先后。

(六) 赵岐《孟子题辞》云：“孝文皇帝，欲广游学之路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皆置博士。后罢传记博士，独立五经而已。”是《尔雅》置博士，早当汉文帝时即已开始。《旧仪》云：“武帝初置博士，取学通有修，博识